

ZHONGHUA LISHI TONGLAN



中华历史

南北朝卷
通览

曹文柱 著

南北分台



中华历史通览

柴剑虹主编

南北朝卷

曹文柱 著

南北朝 南北分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北分治/曹文柱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1.1

(中华历史通览·南北朝卷/柴剑虹主编)

ISBN 7-101-02648-6

I.南…

II.曹…

III.中国—古代史—南北朝时代—普及读物

IV.K23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232 号

书 名 南北分治

(中华历史通览·南北朝卷)

作 者 曹文柱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⁷/₈ 字数 163 千字 插页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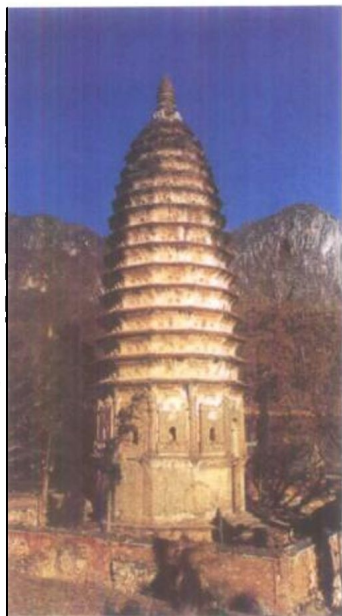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648-6/K·1049

定 价 22.00 元

佛教大盛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终至极盛。北魏末年，北方寺院数目达三万，僧尼共二百万；北齐时寺院达四万，僧尼三百万。南朝梁武帝更定佛教为国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以示出家的决心。得到君主的提倡，致使佛教大盛。建于北魏年间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及嵩岳寺塔，都具有盛名，前者是少林拳术的发祥地，后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砌佛塔。



嵩岳寺塔

少林寺塔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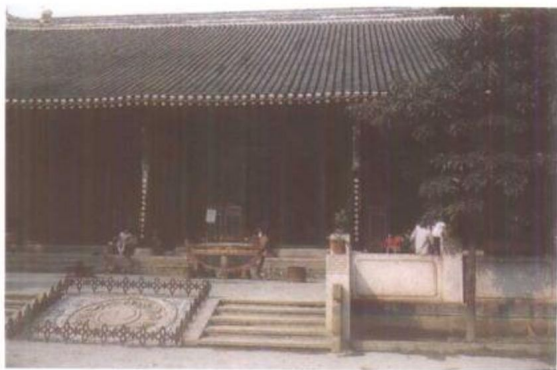
道 教

道教是根源于中国的宗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南北朝时期，道教吸收了儒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充实了道教的内容，使道教从原始幼稚的阶段走向完备和成熟。南北朝间，最著名的道士是陶弘景，他所写的《真诰》《真灵位业图》等，都是道教的重要典籍。对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医术、本草等科目，也有极深的造诣。



陶弘景

青羊宫三清殿(四川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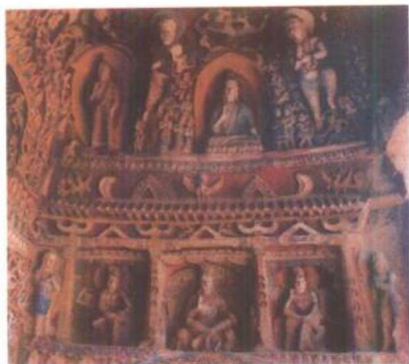
道教的丹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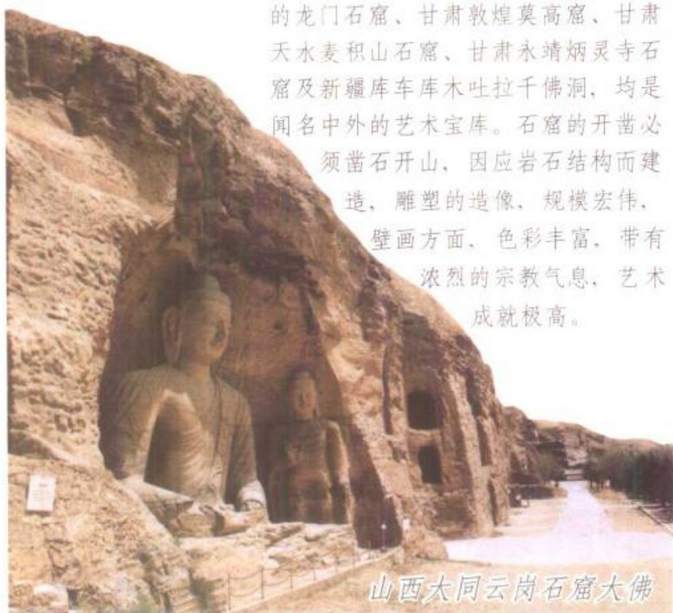
道教符录

佛教石窟

云岗石窟内的石雕



南北朝年间，佛教大盛，由于君主的允许，致使许多大型石窟相继开凿，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及新疆库车木吐拉千佛洞，均是闻名中外的艺术宝库。石窟的开凿必须凿石开山，因应岩石结构而建造，雕塑的造像，规模宏伟，壁画方面，色彩丰富，带有浓烈的宗教气息，艺术成就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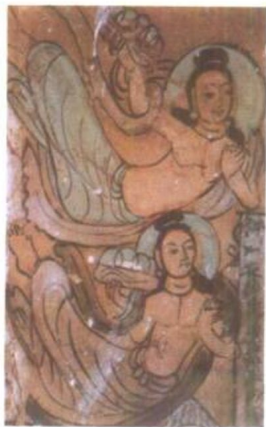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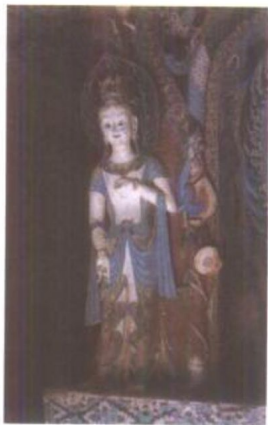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大佛



库木吐拉石窟壁画
——菩萨像
(新疆库车 北朝)

莫高窟胁侍菩萨
(甘肃敦煌 西魏)



炳灵寺壁画——飞天
(甘肃永靖 西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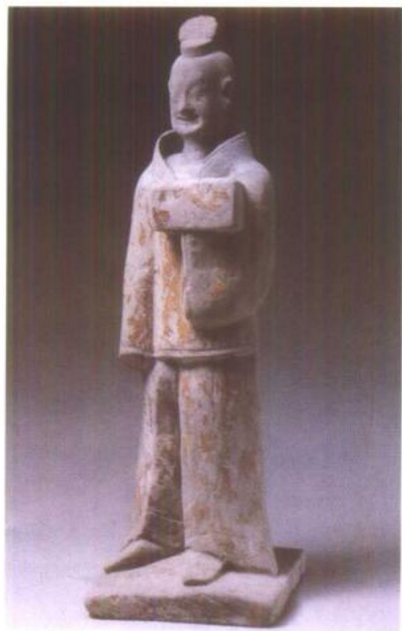
夷夏合服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族南侵，若干君主亦迫令全部人民改穿胡服，使胡服开始遍及中国北方。后来北魏孝文帝倡导汉化，又使国人多穿汉服。胡服的主要特征，是戴帽并穿窄袖子的紧身長袍，足穿长靴，或者穿裤褶服(褶，是宽袖，短身，向左方掩襟的上衣)，是因为适应骑射的习惯。汉服的特点是宽松长大，有凌风飘逸之致。这本来是代表着两种不同民族的生活及文化特色，在南北朝期间，由对立到融合，渐趋统一。

鼓吹画像砖中穿裤褶的乐人



西魏文官俑
(陕西汉中出土)



骑马俑
(陕西西安出土),
可见胡服风格。

坐具



北魏山西大同出土的木板漆画上绘有榻的造型

中国古代先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采取跪坐的形式，最初为席地而坐，后加杂床榻的使用。汉魏时期，外来高坐具胡床、绳床逐渐流入。南北朝则是高、低，胡、汉坐具混用的时期，也是中国坐具由席榻向坐椅转型的关键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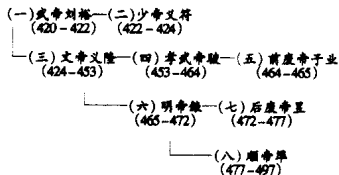


陈文帝的坐姿与坐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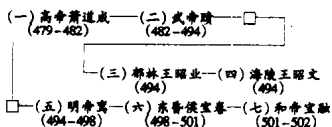


《北齐校书图》中所绘众文士校书所坐的大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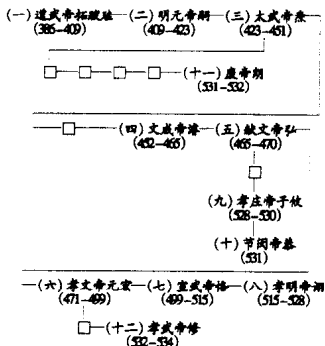
宋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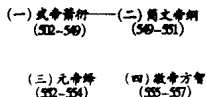
齐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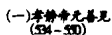
北魏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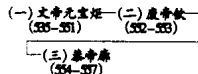
梁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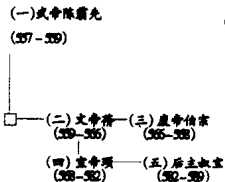
东魏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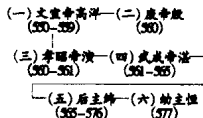
西魏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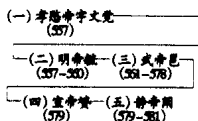
陈帝系表



北齐帝系表



北周帝系表



主编的话

当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观看江流,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后人大约受此影响,总爱将历史比喻成“奔腾不息的长河”。可是,这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实在茫无际涯,水深难测。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古到今,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默默无闻的凡夫,无论是识略过人的史家,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于时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处河岸上冷眼旁观,也不可能腾空在宇宙的万里苍穹之上,透彻地审视古今或准确地预卜未来。中国古代良史有“秉笔直书”的美誉,其实(恕我

直言),他们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传》开篇的写庄公入隧与姜氏赋诗,《史记》名篇《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灌夫骂座”,都有明显的虚构。几位绝顶聪明的美国学者撰写《世界史》,以尼罗河的沉沙为开场白来追述古代文明,实际上也是一种“模糊史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指出:修史者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可见主观性极强。他颇感慨史学家的动机与效果很难统一,故而“追述远代,代远多伪”、“记编同时,时同多诡”。可见“实录”不易,失真度颇高。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代许多政治家过于强调史籍在政治上的讽谏与借鉴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顾忌、有所抑扬、有所增删,他们在记录、开掘历史的同时,又往往掩盖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将历史变得单调而又模糊了。二十多年前,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就曾针对古代正史的弊端写了一首《贺新郎·咏史》词: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撩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这真是一针见血！

宋神宗赵顼在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作序的开头说：“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如果我们撇开政治的功利不谈，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讲，这句话倒可以启示我们认识读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识，加强品德修养，丰富日常生活。既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就不能只反映单调的图像，只折射出一种颜色。历史应该是一面绚丽多彩的宝鉴，历史的借鉴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因此，当初香港中华书局约我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宝库”丛书时，我们很快地达成了这样两点共识：作为雅俗共赏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一是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如画廊精品般纷陈在读者面前，而避免单一地叙述各朝各代的“阶级斗争史”；二是作者应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画一样，融主观情感色彩于客观图像的描绘之中，不拘泥于历史的成见。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丛书作者们的赞同。理由很简单：历史的图卷本来就不止一个画面、一种色彩。假如去看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画展，面对的仅是千百幅一模一样的《蒙娜丽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动人，我相信观众们也会兴趣索然的。现在，丛书略作修订后改名为“中华历史通览”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在浏览之中领略历史图卷的多姿多采。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八十年代以来在大陆文

史学界成绩斐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学有专攻,在题材的选择上自然会有所侧重,但同时也都尽量注意了广采博览,以力图反映中国古代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至于在写作的风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语言的深入浅出、通俗简洁外,无论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铺叙、描述,还是与此相关的引证、议论,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读一套书,可以领略写史的多种手法,这对读者来讲,恐怕也是不无补益的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这套丛书的内容更完整丰富、形式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可读性及保存价值,香港中华书局编辑曾为“中国历史宝库”配置了许多精彩的图表及简洁的说明文字。承蒙香港中华书局负责人的同意,本书保留了部分图表。对编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们的作者与广大读者都是应该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剑虹

二〇〇〇年八月

目 录

南北朝史简述·····	1
禅让名目下的丑行·····	11
皇室中的骨肉相残·····	16
皇帝的耳目——典签·····	21
杂技皇帝萧宝卷·····	27
梁武帝的功过·····	34
博学的昭明太子·····	42
荒唐的山阴公主母女·····	48
做驸马爷的恐惧·····	53
士人避讳和谱学兴盛·····	59
南朝士族的封闭性·····	65
伦常观念的差异·····	71
嘎仙洞揭秘·····	77
精神分裂的拓跋珪·····	82
北朝后妃出宫为尼的原因·····	91